

近思錄
序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此春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
 自首段至二段於讀書之法三
 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之法三
 十乃分段總論讀書之法三
 後乃分段論讀書之法三
 為序而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
 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
 于中則可探大本原之妙故繼之
 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化
 故繼之以蘊則易理之明義之精
 造化之蘊則易理之明義之精而
 繼之以春秋之識聖人之用則大
 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序而
 渠易說以辨其是非得失之序而
 之義因以辨其是非得失之序而
 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

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

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

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謂

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

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

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

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

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

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

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

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更願完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易至

不足以及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
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
容廉飲而自得不可勞
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
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
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講學
則理明而怪妖不足
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

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
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

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
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

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
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須心潛

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

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

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潛玩聖賢意象庶養
之厚而得之深若徒

考論文義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進德

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

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

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

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為先苟明有所不

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守

者勉強而堅執固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

而勉強以為忠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

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

旋安排著便道難也

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

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方知有

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

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某年

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

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

乃能真知而亦不徒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

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或問格物須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

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

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

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

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

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

而物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

事不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成之知求其理矣而

不全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

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

後自然見去

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

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說見尚書睿通微

明德致思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

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

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

置之一庶不

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知之
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事

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

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

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又問

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

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

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

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

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

得多自豁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推欲學者

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

其高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

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一且

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

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遂希一貫之
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
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
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濶濁久自明快

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
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入
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
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

無得印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

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穿初頭

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

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

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

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

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姦為姦見理未

亦未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

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

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

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諸公所論但守之不

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

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且堅守正論不

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若欲委之無窮

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

間率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正

論內懷疑端外為邪
蔽久則所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

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

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
仁為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

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
高談性天而實未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一作方有造非淺易輕浮

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
深去着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

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

聖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
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

之未精故所存猶
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

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
而彖辭曰維心亨人之博

學窮理始多齟齬積
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
滯於舊見則

偏執固吝新意何從
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割記不

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割記則已得

不記則不起猶山徑之更須得朋友之助一

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

也按此段及焯到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

段在二十三今考此卷編緝之意則二一段尹問一

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乃總

載心者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

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己是專論讀

書之法不當在升一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

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

中有所錄之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

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

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

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

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備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

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

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時且見得路
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

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

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

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

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毋求飽

居毋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

為穿鑿耶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

地願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亦夫

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

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

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

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

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

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

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

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

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

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

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義與詩之

義不同充實之義在已詩之稱義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

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

肅公瓘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先生曰

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

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

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

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適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

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終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

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張

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

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
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
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
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須是未讀詩時
如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
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墻
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不見一步不可
也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
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

曾讀也

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

何亦為乃有益

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觀聖賢治效連連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
略施為之方乃於己
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外書

要謂綱領也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
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

書肆耳

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願緣少時讀書要則是畜書之肆而已

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

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

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

乃分論讀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

○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

日用之精微不先乎大學無以挈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

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

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

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

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

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

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

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着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條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

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

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所以

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之乎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台

而求則察之密畫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於蓋有疑則闕而一不強其通如是則

聖人之意可得不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孟語

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

益論語孟子只剝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

若以語言解者意便不足其始作二書文字既

而思之又似刺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
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

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

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

去學者讀書須逐一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

詩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此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

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

彼日月悠々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攸不求何用不

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詠

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二字訓詁有時只

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
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撥猶
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格價觀詩則使自然有起

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
是辭詩為辭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

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
顯字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

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衣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其

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
之於天地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
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無
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
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
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交

或問以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

理教人易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

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其為書也廣大

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

情而不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

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其知去古雖遠

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

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

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

也沿流而求源謂四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向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尚尊用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

少之變象者天地之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

者吉凶悔吝厲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也

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

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

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占凶

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君子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

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也可觀而辭之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

辭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

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久之用然象與

變占皆具于辭故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必由辭以通其意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

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

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

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故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

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近之間然說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

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性於窮神知化之妙

不可忽乎近而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

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

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

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

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

中矣○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

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

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必欲窮

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

尚非儒者之所務也其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

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月○尺卦九

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乾下良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爭下勢又不利

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

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

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

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

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

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

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

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

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三皆正也

而三則有三年之德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

中為憚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

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

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

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

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

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

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

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

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

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復姤之類

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

作功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

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

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

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

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

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

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

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

生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二

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

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高人道

備矣天運周六日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

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

世開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
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
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
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改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謂漢家自有制度益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
子當司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
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認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

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

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繆參諸天地

而無違背驗諸鬼神而無所疑待乎百世

之速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

同此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

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
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
奧旨非聖人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
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

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
為歲首得平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
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
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
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者飾而嚴祀
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
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
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
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
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
明聖王之入法而已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
故伊川引以為據

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

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

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

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

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

其義雖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與

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

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

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

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宜而無過與

則不及是之公而無有作奸作惡之類
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
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萬世之類乃
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
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王事責秦穆之類却
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

此知政謂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詠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從應曲書未可以一端窺側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詠而不自造微奧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焉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

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

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無非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

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用文春秋即用道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

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也有重疊言者如征

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

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

同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

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

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

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判別也

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以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學者

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

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

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春秋以何為

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

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

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

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

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權之為言秤

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

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

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一何有某答曰以傳考經之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

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

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觀高祖寬大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餘年基業觀德遊雲夢則知諸

侯王次第而叛觀繫庸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

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

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

進退便是格物

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

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

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
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
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
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
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
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
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

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

釋氏論性極廣

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也如此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

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
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

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

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人情不相

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

吾心之自然矣而
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

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

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温厚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

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使於變時雍辰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分度之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埋

一箇大底心曾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維持此心妙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則理得

言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

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問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

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記

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黑坐徹曉他直

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

也

也

是德地勇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

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

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問

思則能以擇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

有疑則察理密矣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葦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

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

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

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為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

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

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

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之下理動而所存者一

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

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

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口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

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之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

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

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願卦傳威儀見於容

貌行義著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

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願卦象傳

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彖傳匕以

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

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

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

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良卦彖傳不見可

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意見不獲其

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

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

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匪禮不接心術嗜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為无咎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

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辨而不加存養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八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

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

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

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

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子李顓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

養心本無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寸中無

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

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

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開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

見况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速矣

體猶體榦全體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速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
元無二語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
居之時齋莊嚴然於容貌而已
及夫執事而敬至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
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
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
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
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
然不可執持太迫
反成私意於
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

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
曰思無

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
之所行自無差矣○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
誠毋不敬是
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
而無

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
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

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
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
勉強以為

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為恭
者作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

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

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

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

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

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

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

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孫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久義理

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曾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

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

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

手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

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

馳也乃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
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
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著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愈差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
史停所感萬端若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
棋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林便不得思量事
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

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

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閒欲為不善又若有羞
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主者定

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亦是要字好只此

是學

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

不完固

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

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得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

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

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

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或謂凡事須思而後通老子曰

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

其敬則心昏雜理有不

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事至當應

切何為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之人

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

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

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

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

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人不止於事只是攬

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

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二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誠實懈至則人無不感遇事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

時佳興與人同習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

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

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心

無隱慝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

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

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

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而廣之則

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

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

上天下乎感一於共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

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麟

麟皆在郊陰陽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

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

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裝而皆中節無一物

不得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

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天

靜而不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

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

此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

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

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裏猶所謂神明之舍在

面有些隙罅便走了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存則

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

唯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繞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

條直而無私慾邪枉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曰敬以直內而

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嘗為而無期必計

較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

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

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此故有天命流行不息之

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

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

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

著如此則豈有人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

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注

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

外鑠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敬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

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

養此意直內是本

敬者心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也靜

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
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
本注尹彥明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得毫髮事
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

閑其邪

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
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

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

天理自然明

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

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

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

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
遂與事物不交接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

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

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

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

不思慮絕聖者無其聰明棄智者屏其知慮老

天理害人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

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林用中

主則實鬼闕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

曰有主則虛何也才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

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者則謂之虛大凡人心

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

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

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所謂敬者主一

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

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

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

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

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

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騁走作之意耳無

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

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有敬也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于

嚴恪著於外者然夫有
外貌弛慢而心能敬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

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

無言孳孳者壹壹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
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

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
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

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

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

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
箕踞時

曰踞箕踞乃散惰之所形且學者
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

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教不以

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
威嚴施於法制皆教於

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
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不是乎

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
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也

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

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使屬已發之知矣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

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又問學者於喜

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

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

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

得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

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

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

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

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良言止之義曰良其止
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
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
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
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
心有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或曰先
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馳矣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

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
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
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
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
便只是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
盥睡

病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

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

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一則言
鴻鵠將至則非誠於學奕也思慮者動於心應
事者見於言行皆
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

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

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

不為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

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

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

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

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

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安發此却

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速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可專於言語上用工夫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

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

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張南軒曰若他

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

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舒不之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

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

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

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

靜坐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

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

內而為主也其達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

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

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

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

說則違已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

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

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

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石澄肅

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

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

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

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

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是義理之心

居之三月而人不安宅也

○仁猶人之安宅也

三月而人不安宅也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內而為主也其達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者是在

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

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

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

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

說則違已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

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

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

而實心未完也

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

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

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

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

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固進道勇敢

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

進於道柔懦委靡

必不能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

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

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
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如視心

師則知所敬畏而
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

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
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

鑒而流水不可
鑒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

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

備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

光明可乎良則彖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
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

有明之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安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

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孟子說○閔閉礙也言動輕安而不敦篤則
此心外馳非仁也

則此心固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
久實體於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

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

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

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

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

消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

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吉凶悔吝生乎動噫
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通書○動而得則吉失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啓

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

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六○朱子曰誠

通則實而流行如三才而立之立通則不惑

知命而辨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

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
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
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朱子曰止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之無
欲矣

有聽之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
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
莫生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感
於斯見中以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
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聽箴曰人有秉
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
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
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諶之極也知止
者知其所當止也存誠者得其所當言箴曰人
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名傷易則誕傷

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躡輕肆也妄虛繆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

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

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

離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

也恃乖理也恃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動

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

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於內為是微為

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行故於

一為守之不敢妄也立志之勉勵其行故於

安裕而欲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

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

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

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

遠而復也初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

復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

也復失則不能無悔唯不遠而

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復人必有所失而

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

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

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既未能不勉而中

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

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

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

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

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不

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

而即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
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
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
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
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
動則為過推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
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
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有功然非
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為可吝也
剛進之極
有乖中和
終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
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
肉林本於飲食滛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
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
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
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
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未勝本華勝實
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
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
復天
理耳

夬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九五與上六比心，特以義不可而勉之，決去之意亦未必能正。然五中正故所行無咎，不失中正之義，僅可無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使其於中正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卦彖傳：「兌下坎上為節，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

而說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德念

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

懦節於行是也。

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

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也。德念窒欲損過抑有

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

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

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夫可也。此原

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

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枝害伐驕矜忿

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

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私

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為

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

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

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

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

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

○義理者性命之本然

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

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為本而後

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氣客則為私

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

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

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

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
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
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
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
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
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
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蔑增益其所不能預防
其所未至如此則德
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人

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
既熟財不復畏之矣克已之功類當如是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

分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
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

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
為學者言若聖

人分上則
不如上也

九德最好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
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扑愿而

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
手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

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
規矩之不一立今有庶隅則簡不至於踈剛者或

五十五

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彊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有萬不齊其生人也有一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

天職也食飲衣服各有一毫私已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

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

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者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

不學方善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躋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

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已之妙惟能克己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沮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

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燕人
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說乎
是足為百
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
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
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
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
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
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
其怒於乙

而難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
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三
勉強而能也○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
於甲者雖欲遷於乙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
亦不可得而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
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
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
心因事

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
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
未嘗自有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

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

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

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而難制也世

周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

他人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君子役物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

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

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

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閉目便錯了次

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心廣體

○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愧怍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

自然悅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欲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勿亦知是好

語謾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

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其薄於本而厚

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

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

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

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

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契

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焦地愚謂充謝

子為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

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

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孟了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

蓋莫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

無非反已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

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

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

爾正蒙下同○湛而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

之動也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

之動也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

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

察所行或未知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

不仁而莫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之覺矣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

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

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

之誠故曰未必盡仁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

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當在人者皆非

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

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

志不勝氣則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

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

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

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故

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

務盡已而不

心答人矣

心慮紛雜

益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

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

者為學之

○輕則

浮躁

惰則弛慢二病

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
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故字先生出常重此二字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
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之公利欲

者人心之私故肯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

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

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容

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為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

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伉而無蓋

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

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

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

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人之有朋友不

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

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

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

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

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
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

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

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為和未能求益

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詩曰溫

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

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

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

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

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

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

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

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慈

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

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

近思錄卷之五

近思錄卷之五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horizontal lines and significant water damage.

132X
21
4